庸盦筆記

庸盦筆記卷三目錄

孤竹古松

古塚現寶

兩峰夾峙爲吾錫形勝之地謂之吳塘門鈐記有云吳塘東吳塘西玉兔對金雞代代出紫衣鄉先輩尤文簡公袤之封翁實葬得其穴文簡以淸德碩學爲南宋名臣當時既欽其丰采矣相傳封翁葬時文簡廬於墓側一夕隱隱望見神燈無數有金甲神擁一貴人從空中過貴神忽問曰近有何人葬此金甲神對曰無錫人尤時亨也貴神詫曰此大地將發福三百年誰敢葬此速告雷部明日發之文簡大懼涕泣望空遙拜且祝曰父既葬此誠不忍見雷擊之慘願身受其罰以保父墓金

甲神爲請曰尤氏累世積德且其子眞孝子也彼既願
贖其罰盍許之貴神曰尤氏之德尙不足當此地念其
子之純孝姑許葬之然彼既矢受罰之願俟三百年後
再議可也俄而寂然神燈亦冉冉而沒文簡既卒卜葬
於無錫孔山灣尤氏子孫自元迄明大
國朝掇科第入宦途者蟬聯不絕迨道光年間尤氏忽
控張氏盜買文簡公墓餘地有司履勘連年不能決蓋
張氏既葬此數世年代稍遠幷不知尤氏子孫何人所
賣然府縣以先賢墳墓例不能不保護張氏聲勢本微

而尤氏以舊紳合全族之力攻之適有他郡尤姓人爲
常州府署刑幕遽與互聯宗譜遂押遷張氏諸墓數百
前郎聞每夜鬼哭聲日稍昃鬼聲啾啾數月不輟張氏
子孫以蕢袱負骨號泣而去者二十九家有一家遷至
四十九塚中間一墓稍高者墓門既啟忽見朱漆巨棺
隨風而化隨有一白鬚方面古朝服朝冠者蹶然坐起
亦隨風而化讀其誌銘則宋尚書尤公墓也是時距文
簡沒時近七百年矣或者神鑒文簡之德又展緩四百
年雖前言必踐而年代既遙尸早腐化所以遇風卽散

也尤氏子孫因既涉訟不量重輕必欲求勝實則併文簡公之主穴且不能知後雖懊喪無地將奈之何自是之後尤氏日以式微蓋吳塘墓之旺氣既發洩將盡而孔山墓又忽被遷宜其衰也尤氏之興訟者既死示夢其子曰吾將絕嗣矣吾以一念好勝至剗平張氏百餘塚罪孽匪輕已矣吾其餒矣汝亦不久於人世矣已而果然近又聞吳塘門有土豪乘尤氏之衰也謀佔封翁之墓墓旁有廢菴數間其蹟甚古視其舊記乃某氏所施土豪姓也因執此爲憑訟之於官官驗無以折之一

日廢菴忽火起頃刻成灰燼居民皆見對面屋脊坐一白鬚老翁滿身孝服注視火光尋意以爲救火者不之異也須臾火熄因忽不見或遂悟曰此文簡公神也公以士豪借廢菴以謀墓地故火之以絕禍根自此士豪無辭可執竟不敢覬覦夫文簡之純孝其靈能保父墓於七百年之後而不自保其墓非不能保也蓋因發誓在前不如此不酬其願也

桂林劉仙巖

出廣西省垣文昌門三里有劉仙巖幽石玲瓏嵌連疊

結枕清漪苗芳芷至此耳目一開相傳仙元時人也名仲遠以屠豕爲業家於巖下上有小菴仙每旦聞鐘聲則起磨刀霍霍屠豕趁墟有年矣忽一夕僧夢緇衣老婦跪而泣曰我母子八口之命懸於上人手僧駭問故曰勿擊曉鐘即生全之德也僧起憶夢中語因暫緩撞鐘以覘其異日向晨闌巖下疾呼而至者劉仙也問晨鐘何爲失鳴汝貪高卧致余廢趁墟之業僧以夢告仙斥其妄歸家則母豕生七子矣仙恍然有悟擲屠刀於溪向僧謝罪卽隱於菴旁巖穴中煉神服氣久之爲人

決休咎多奇中京師長春館道士邱處機聞其名致札邀往歲餘而還後不知所終村人疑其羽化故祀為道院肖像祀之巖中高曠如大廈其右有小巖即劉仙當日坐臥處也山故多虎而巖無門垣僅蔽風雨虎狼之患終不及云乾隆中山陰人俞蛟遊此記其事頗詳

殺字碑

四川成都府署中有殺字碑連書七个殺字別無他字相傳張獻忠手筆每知府到任必祭碑一次否則必受奇禍乎時終日關閉不敢開視否則必有刀兵之災余

謂獻忠固天地間之沴氣所鍾當時全蜀被其荼毒今其遺碑尚能爲祟是不可解或者人心畏之過甚至數百年而不衰足以感召斯異歟是當毅然決然投之水火雖能爲禍亦不過一次而其祟則從此銷滅矣

學使舊宅

余幼居無錫西溪上外家顧氏宅中其右鄰秦氏亦巨宅也父老嘗告余曰此前福建學政俞鴻圖舊宅也雍正年間俞君督學閩中關防頗嚴操守亦慎每扃試之日戒其僕從分值內外毋得擅自出入將以絶傳遞之

弊乃其妾與僕勾通作奸犯科每傳遞之文即貼在俞君背後補褂之上僕役輕往揭取授之試士而俞君不覺也久之考取益濫遠近大譁爲言路所彈劾

上遣侍講學士鄒升恆往代其任并令將俞君腰斬鄒君即爲監斬官而鄒君與俞君本兒女姻親以聲於

天威不敢漏洩俞君倉猝受刑及赴市方知之劊子手於腰斬之犯向索規費得費則可令其速死不得則故令其遲死俞君既斬爲兩段在地亂滾且以手自染其血連書七慘字其宛轉求死之狀令人目不忍視鄒君

據實奏陳
上亦爲之惻然遂命封刀從此除腰斬之刑者蓋自俞
君止也俞君旣死其宅鬻於他人居之者多不利至今
已七八易主矣前歲宅主某君正在浴室忽見半身血
人滾出一驚而絕其厲氣之未散可知矣父老之言蓋
如此夫傳聞之說能否翔實無誤固未可知然其鬼往
往見形且居之者皆不昌則余固聞之已熟殆非虛語
也

乾隆中葉和珅以正紅旗滿洲官學生在鑾儀衛當差
選舁
御轎一日
大駕將出倉猝求黃蓋不得
高宗云是誰之過歟各員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珅應
聲云典守者不得辭其責
高宗見其儀度俊雅聲音清亮乃曰若輩中安得此解
人問其出身則官學生也和珅雖無學問而四子書五
經則尚稍能記憶一路舁轎行走

高宗詳加詢問奏對頗能稱
旨遂派總管儀仗升爲侍衛洊擢副都統遂遷侍郎在
軍機大臣上行走尊寵用事旋由尚書授大學士蓋自
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後稍用益專其子豐紳殷德復指
尚公主而權勢愈熏灼矣性貪黷無饜徵求財貨皇皇
如不及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輦貨權門結爲奧
援
高宗英明執法未嘗不嚴當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
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之倫贓款纍纍屢興大獄侵虧

公帑鈔沒貲產動至數十百萬之多爲他代所罕覩其始未必非皆和珅之黨迨罪狀敗露和珅不能爲力則亦相率伏法然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焉懼羅法網惟益圖攫奪刻剝多行賄賂冀爲自全之地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在內隱爲驅迫使不得不貪者也當是時阿文成公以元勳上公首相爲樞府領班然十餘年中常奉

命出赴各省治河賑災查案席不暇煖和珅益得潛竊魁柄行文各省凡有摺奏並令具副封先白軍機處專

政既久吏風益壞釀成川楚教匪之變和珅復任意稽壓軍報並令各路統軍將帥虛張功級以邀奬敘而和珅亦得晉封公爵且於賢奸報銷勒索重賄以致將帥不能不侵剋軍餉教匪且愈勦愈多幾至不可收拾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
高宗龍馭上賓和珅被言路廣興王念孫等列款糾參初八日奪職下獄十八日
賜和珅自盡厥後節次查抄家產定親王綿恩奏言查出正珠朝珠一挂

仁宗閱之謂正珠朝珠為乘輿服用珍物豈臣下所應收藏朕為駭異定親王奏稱曾詢之和珅家人供稱和珅日間不敢帶用往往於鐙下無人私自懸挂臨鏡徘徊對影談笑其語言聲息甚低即家人亦不得聞悉諭旨此種情狀竟有謀為不軌之意若此事敗露於正月十八日以前即不凌遲處死亦當予以大辟今已賜自盡俾逃顯戮姑免磔尸伊子豐紳殷德著革去伯爵賞給散秩大臣銜當差行走緜恩等能細心查出使和珅逆蹟不至掩覆辦理甚為認真均著交部議敘未幾

廣興由給事中擢左副都御史旌其糾劾和珅之功也而和珅在嘉慶三年以前用事二十餘年竟未一挂彈章惟乾隆間御史曹錫寶劾其家人劉全藉勢招搖家資豐厚

高宗派大臣查覆皆曰無之曹錫寶奉

嚴旨詰責此時已卒亦奉

仁宗特旨贈左副都御史云

查鈔和珅住宅花園清單

嘉慶四年正月初八日江南道監察御史廣興兵科給

事中廣泰吏科給事中王念孫等參奏和珅弄權舞弊僭妄不法本日奉
旨將和珅福長安拿交刑部嚴訊並查鈔家產本日奉
旨派八王爺七額駙劉中堂董中堂訊問隨上刑具監禁刑部派十一王爺慶桂盛住同鈔和珅住宅派綿二爺鈔和珅花園十一日奉
上諭昨將和珅家產查鈔所蓋楠木房僭侈踰制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
寧壽宮制度其園寓點綴竟與圓明園蓬島瑤臺無異

不知是何居心又所藏珍寶內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珠尤大又有眞寶石頂數十顆並非伊應戴之物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所藏金銀玉石古玩等類尚未鈔畢似此貪黷營私從來罕見今刪除交在京王公大臣會審定擬外著通諭各督撫將指出和珅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跡據實迅速覆奏同日奉

上諭據十一王爺綿二爺盛住慶桂等具送查鈔和珅

住宅及花園並劉馬二家人宅子等處金銀古玩清單

進呈十六日奉

旨將和珅罪狀二十款傳諭王公大臣及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閱看十七日奉

上諭前令十一王爺盛住慶桂等查鈔和珅家產呈送清單朕已閱看共有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將原單交八王爺綿二爺劉中堂盛住會同戶工二部悉心公同估價另單具奏已估者二十六號合算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兩著

存戶部外庫以備川陝楚豫撫卹歸農之需十八日奉

上諭和珅悖逆專擅罪大惡極姑免肆市賜令自盡固倫十額駙暫留伯爵在家閑住不許出外滋事欽此

附錄清單

正屋一所十三進七十三間　東屋一所七進三十八間　西屋一所七進三十三間　徽式屋一所六十二間　花園一所樓臺四十二座　東屋側室一所五十二間

欽賜花園一所樓臺六十四座　四角樓更樓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　雜房一百二十餘間　古銅鼎二十二座　漢銅鼎十一座　端硯七百餘方

玉鼎十八座　宋硯十一方　玉磬二十八架　古劍十把　大自鳴鐘十九座　小自鳴鐘十九座　洋表一百餘箇　大東珠六十餘顆每顆十兩　珍珠十八顆手串共二百二十六串　珍珠數珠十八盤　大紅寶石一百八十餘塊　小紅寶石九百八十餘塊　藍寶石大小共四千七十塊　寶石數珠一千零八盤　珊瑚數珠三百七十三盤　密蠟數珠十三盤　寶石珊瑚帽頂二百二十六箇　玉馬二匹高一尺二寸長四尺　珊瑚樹十顆高三尺八寸　白玉觀音一尊　漢玉羅漢十八尊長一尺二寸　金羅漢十八尊長一尺八寸　白玉九如意三百八十七箇　玳瑁大燕碗九十九箇　白玉湯碗

一百五十四箇白玉酒杯一百二十四箇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銀碗碟四千二百八十八件嵌玉如意一千六百零一箇嵌玉九如意一千零十八箇水晶酒杯一百二十三箇金鑲玉箸五百副整玉如意一百二十一餘枝金鑲象箸五百副白玉大冰盤二十五箇玳瑁大冰盤十八箇白玉煙壺八百餘箇玳瑁煙壺三百餘箇瑪瑙煙壺一百餘箇漢玉煙壺一百餘箇白玉唾盂二百餘箇金唾盂一百二十箇銀唾盂六百餘箇金面盆五十三箇銀面盆一百五十箇金面盆六十四箇銀面盆八十三箇鑲金八寶炕屏四十架鑲金八寶大屏二十三架鑲

金炕屏二十四架　鑲金炕牀二十牀　四季夾單紗帳全

老金纏絲牀帳六頂　鑲金八寶炕牀一百二十牀　金鑲玻

璃炕牀三十二牀　金珠翠寶首飾大小共計二萬八千件　金元寶

一千箇每箇重一百兩計銀一百五十萬兩　銀元寶一千箇每箇重一百兩

赤金五百八十萬兩估銀一千七百萬兩　生沙金二百萬餘兩

估銀一千八百萬兩　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　洋錢五萬八千

圓估銀四萬零六百兩　制錢一千五十五串估銀一千五百兩　人參

六百八十餘兩估銀二十七萬兩　當鋪七十五座查本銀三千萬兩

銀號四十二座查本銀四千萬兩　古玩鋪十三座查本銀二十萬

兩　玉器庫兩間估銀七十萬兩　綢緞庫兩間估銀八十萬兩　洋

貨庫兩間五色大呢八百板鴛鴦一百十板五色羽緞六百餘板五色嗶嘰二百餘板　皮

張庫一間元狐十二張各色狐一千五百張貂皮八百餘張雜皮五萬六千張　磁器庫

一間估銀一萬兩　錫器庫一間共估銀六萬四千一百三十七兩　珍羞

庫十六間　鐵黎紫檀器庫六間八千六百餘件　玻璃器皿

庫一間八百餘件　貂皮女衣六百十一件　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

雜皮男衣八百零六件　雜皮女衣四百三十七件　棉夾單紗

男衣三千二百零八件　棉夾單紗女衣二千一百零八件　貂帽五十

四頂　貂蟒袍三十七件　貂褂四十八件　貂靴一百二十雙　藥材

房一間估銀五千兩　地畝八千餘頃估銀八百萬兩
外鈔劉馬二家人宅子內外大小共一百八十二間
金銀古玩估銀三百六十八萬六千兩　衣飾器皿估銀一百四十一萬三千兩
洋貨皮張綢緞估銀三萬兩　人參估銀四萬兩　當鋪四座本銀一百二十萬兩　古玩鋪四座本銀四萬兩　地畝六百餘頃估銀六十萬兩　市房二十七所契價銀二萬五千兩
以上清單係近見世俗傳鈔之本從友人處錄得之已估價者二十六號既有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餘兩之多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邇閱王益吾祭酒先

謙所纂東華續錄恭讀嘉慶四年正月十五日
諭旨宣示和珅大罪二十款內以和珅家內銀兩及衣服等件數逾千萬爲十七罪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窖埋藏銀百餘萬兩爲十八罪通州薊州均有當鋪錢店查計資本不下十餘萬爲十九罪查鈔家人劉全貲產竟至二十餘萬並有大珠珍珠手串爲二十罪則與此單查鈔之數迴不相符及攷此單所錄連日所奉
諭旨與東華續錄相同惟十七日

上諭宣示查鈔家產估價之數則東華續錄無之余猶疑和珅定罪時其家產尚未鈔竣此係後來陸續所鈔之數世俗所記或顛倒其月日耳既又讀東華續錄是年四月二十五日
諭旨云前據薩彬圖奏和珅財產甚多斷不止查出之數必有埋藏寄頓侵蝕挪移等弊刑部查審時司員意存含混請密派大臣研鞫追究等語朕當即詳加開導昨又據奏向伊親戚問出和珅家掌管金銀內帳使女四名請交伊一人至慎刑司提訊更屬乖謬薩彬圖係

副都統並非原派籍沒和珅之員忽思越俎欲以一人
獨訊數女子且開列使女之名形之奏牘實從來未有
之事朕特派怡親王永瑆尚書布彥達賚同薩彬圖提
集使女等再三究訊仍無指實果不出朕所料王大臣
從未於朕前奏及和珅財產隱寄乃薩彬圖屢以爲言
豈視朕爲好貨之主以此嘗試乎自古有籍沒之例所
以懲戒貪黷初不計多寡而事株連此項查鈔貲物縱
有隱寄自朕觀之亦不過在天之下地之上耳何以輾
轉根求近於搜括耶薩彬圖摺內有和珅窖藏金銀不

離住宅之語和珅之宅已賞慶郡王永璘居住和珅之
園已賞成親王永瑆居住以王府寓園令番役多人徧
行捫視斷無此事薩彬圖謬妄冒瀆之咎實難寬貸著
交部嚴加議處先將副都統開缺另簡嗣後大小臣工
不得再以和珅貲產妄行瀆奏欽此大哉
皇言洵足昭垂萬世由斯以觀則查鈔和珅家產似已
盡括於正月十五日
諭旨之中故薩彬圖疑其尚多隱匿然和珅花園及其
珠玉寶玩等類亦最爲精華所萃當時尚無估價再合

之地畝八千餘頃及隨後查出當鋪銀號之資本其數亦已不貲豈實有數萬萬兩之多而薩彬圖尚以爲少耶抑此皆陸續查鈔隨即

賞賜王大臣及公主未必盡發

明諭故薩彬圖有所未及知耶又豈查鈔之物呈明入官者不過如正月十五日之數而世俗私相傳鈔之本乃其實數耶抑或當時其諗和珅之富遂於查鈔淸單之下浮寫其估價之數日久相沿遂莫能辨眞僞耶總之此單傳鈔已舊余所見數本大致相同斷非憑空揑

造而與東華續錄又似不無牴牾之處蓋私家記載頗資耳食難盡爲憑官書又外間所不能多見事隔九十餘年見聞已歧異若此茲特兼誌於此以待蒐攷并質世之博物洽聞者嗟乎乾隆中葉最爲天下全盛之時不幸和珅入相倚勢弄權貪惏罔忌自督撫以至道府往往布置私人或畏其勢燄競營獻納以固其位寖至敗壞吏治刻剝民生釀成川楚教匪之變元氣一殷至今未復和珅卒伏其辜一朝籍没多藏厚亡豈不信哉亦書之以爲黷貨無厭者戒也

學政總裁先後甄拔得人

諸城竇東臯先生光鼐學行深純尤長於制藝屢掌文衡乾隆五十一年因浙江州縣倉庫虧空特派大臣阿文成公與姜晟曹文埴伊齡阿先後馳往查辦伊齡阿旋留爲巡撫是時竇公以吏部右侍郎督學浙江甄拔名宿聲譽翔起

高宗密敕將倉庫事據實陳奏竇公嚴劾平陽知縣黃梅丁憂演戲借彌補倉庫爲名科歛肥橐贓款纍纍

温旨褒其不避嫌怨而阿公等查覆則謂並無其事實

公具疏執辯不休並親赴平陽訪查伊齡阿劾其在明
倫堂招集生監詢以黃梅劣蹟答以不知則咆哮發怒
用言恐嚇勒寫親供奏
旨褫職竇公未及覆奏伊齡阿又劾其在平陽城隍廟
多備刑具傳集書役追究黃梅款蹟生監平民一概命
坐千百爲羣及回省時攜帶多人晝夜兼行致水手墮
河淹斃並有不欲作官不要性命之言奉
旨拏交刑部治罪竇公抵杭
旨尚未到而官民皆知學使被譴巡撫已密遣人守其

衙署忽有歸安諸生王以衔王以鋙以門生投刺求謁

寶公見之二生請間入内脱留棉襖一件稱報老師識

拔之恩寶公拆視則皆黄梅按畝勒捐之田單印票圖

書收帖二千餘張喜極欲狂鼓奮公雖親赴平陽而自

撫藩以至府縣早已豫爲布置故於黄梅贓款雖略得

佐證仍未獲其確實憑據二王以鄰郡諸生密爲收積

人固不及防也寶公於是奏稱黄梅以彌補虧空爲名

按畝捐錢戶給官印田單一張在任八年侵贓二十餘

萬因將田單印票圖書收帖各檢一紙呈遞奏甫出而

中丞派員押解銀鞘就道矣
上謂凡事可僞而官印與私記不可僞且斷不能造至
二千餘張之多況字帖俱有業戶花名排號確鑿可據
因命阿公中道折回浙省且免竇公挐問同往審訊阿
公旋奏黃梅勒借民錢侵用田畝公費是實奉
旨伊齡阿與前撫福崧皆嚴議革職阿公等亦皆議處
竇公回京署理光祿寺卿乾隆六十年竇公以左都御
史爲會試正總裁副考官二人皆資望較淺一切悉推
竇公主政榜旣發則第一名王以鋙第二名王以銜也

和珅在
上前指出
上查知爲同胞兄弟則大疑之因派大臣覆試王以銜
列二等第四王以鋙列三等七十一名磨勘大臣奏稱
王以鋙中式之卷次藝參也爲後比用一日萬幾一夜
四事等字膚泛失當疵纍甚多遂罰停王以鋙殿試
諭旨斥寶公年老昏憒先行開缺聽候部議副考官交
部議處越八日進呈殿試卷十本名次既定拆視彌封
則第一名乃王以銜也和珅與諸大臣瞠目相視因奏

曰此次閱卷諸臣皆秉公認眞毫無私弊如有失當何妨易置
上曰若此則彼之兄弟聯名或出偶然科第高下殆有命焉非人意計所能測也何必易置且既折彌封而再易置則轉不公矣臚唱之日輿論翕然益以二王素著才名也自是賓公之取士與王氏兄弟之得會狀遂傳爲佳話余幼聞故老娓娓談此事聽之熟矣然攷東華續錄賓公奏稱印票收帖皆由平陽生監繳出豈因王氏兄弟大魁天下而世俗卒相附會歟抑賓公陳奏不

能不歸其事於平陽生監輿因徧閱諸家紀載尙無詳誌此事者姑錄之以廣異聞確否則未敢懸揣也

某制軍為乞丐

乾隆中有某制軍者八旂人也其盛時姬侍僮僕服飾飲食玩好之屬窮奢極侈日費不貲及罷官歸京師數年成窮窶子又數年成乞丐王公貴人皆嚴絕之惟大興朱文正公戒閽人勿卻每旬日必一至文正輒手贈青蚨二百一日制軍入文正書室閱其無人竊取小鏡而出從者覓不得喧言制軍實來文正命勿覓且勿聲

如制軍至伺候侍茶而已或曰人生貴難古人豪侈適度勢窮則死若制軍之壽不如其速死也聞昔有嗜鴨者每飯必殺生忽夢一處有數大池浴鴨守者告以皆君口中物也醒益自喜恣殺弗止後復夢至故處則一池數鴨而已遽命勿殺適有疾親故饋食皆鴨也數之適符夢中所見遂驚悸而死嗟乎人烏知已鴨之將盡又烏知鴨盡而已尚不與之俱盡耶

東方三大

吾錫秦小峴侍郎瀛博學工古文而書法素非所長始

以孝廉家居聞
純皇帝東巡泰山特赴
召試之典過清江浦偶於市中見鈔白破書一本皆記零星典故以五錢得之歸而略翻視之有一條曰東方三大者謂泰山也東海也孔林也及試題爲東方三大賦侍郎首段渾言三項以下分點三段大臣擬取十餘卷
純皇帝閱之無當意者因問大臣通場試卷竟無知題義者乎大臣對曰有一卷分點三大以書法太劣擯之

上曰顧學問如何耳何以書法爲哉命亟以進覽之稱善御筆加圈點拔置第一遂授中書舍人入值軍機處不數年授杭嘉湖分巡道數遷而爲倉塲總督噫人之名位自有生以來冥冥中皆前定矣又何容存得失於心哉

四子書集註宜熟讀

今世教童子讀四子書者往往摘朱註精要者讀之其圈外註及稍無涉於舉業者皆不讀也乾隆年間大考

翰詹題爲也作乎賦諸名手皆擱筆不知其出於何書一老翰林獨從容交卷而出語人曰吾毋試皈後於諸君此次當稍出一頭地榜發果居第一蓋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註內陸氏曰也一作乎讀者皆易忽略故通場無第二人知也又有鄉先輩某太史以拔貢生舉乾隆元年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庶吉士一日

高廟問某太史瑠廣生員始於何代見於何書太史錯愕不知所對

高廟謂論語集註且不能熟讀何以得爲博學遂散館

改授知縣以終蓋十適衛章圈外註有唐太宗增廣生員句也合此二事觀之居文學侍從之職者可不熟讀朱註及圈外註哉

窮達有命

湖口高碧湄大令心夔少有才名其駢文書法及散體詩均造深際惟古文尚未成家晚以知縣分發江蘇權吳縣數年頗有聲績然性偏而政酷卒以此被劾憂憤而卒碧湄以咸豐己未科會試中式覆試因試帖詩出韻遂列四等罰停殿試二科因留京師入戶部尚書肅

順幕中爲課其子讀書次年爲庚申
恩科殿試碧湄列在二甲及朝考前一日肅順問碧湄
曰子向來寫作遲速何如答以文思尚不甚鈍日中以
後當可交卷明日肅順監場僅交未刻見碧湄卷已交
即命搶諸人之卷高才宿學以不完卷被黜者甚衆然
碧湄因急欲交卷心手忙亂試帖詩又出韻遂列四等
以知縣歸班用然後知巍科上第有命存焉非可勉強
得也碧湄兩次出韻皆在十三元韻中衡陽王紉秋孝
廉闓運贈以詩曰平生兩四等該死十三元

學使以快短明衡文

今之督學使者按臨各郡考試生童每次須分十餘場往往因公事繁冗期限迫促不能從容評閱悉心搜校康熙雍正以前功令未嚴格式未備院試尙無試帖僅四子書題文一篇而已江蘇爲人文淵藪聞昔學院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者大抵交卷愈快愈妙篇幅愈短愈妙而意義則取其明白軒爽題紙一下不可搆思振筆疾書奔往交卷取額一滿則不待終場而出案往往考者方據案伊唔研墨潤筆忽鼓吹聒耳龍門洞開始

知出紅案也乃皆踉蹌不終卷而出一日文題爲山梁雌雉有一卷文僅十六字曰春秋絕筆西狩獲麟鄉黨終篇山梁雌雉遂拔取冠軍又一日題爲孟之反不伐有一卷文曰不矜功眞將也夫伐情也反不然眞將哉春秋時不伐者二一介之推一孟之反之推不貪天功以爲已功之反不假人力以爲已力吁眞將哉又拔取冠軍蓋以其僅五十五字而全篇規模已具文乃劈分兩比格也又有塾童五六人同赴試一送考之傭工年近四十蓋因學業未成改讀而耕者也好論文貪飮食

偶見塾師評改諸童文或試不前列則亦從而指摘之諸童使具酒食每先自飲啖諸童皆惡之相與謀曰傭工喜自衒其能當有以困之乃用傭工姓名密爲購備一卷俾攜考具若令送考者既唱名一童在傭工後代應之而推傭工使前傭工不得已接卷而入且笑曰若輩欲困我乎當顯我才學矣是日題爲夫微之顯傭工猶憶少時在塾讀此題舊文起講下既承上文接筆曰夫然而微矣夫然而顯矣夫然而微之顯矣提比後用複筆亦如之後比後之結筆亦如之傭工因鈔襲之而

其他皆不知所云也首先交卷學使見三複筆即提筆圈之亦不暇細閱其他處拔取冠軍諸童見巳出案倉皇交白卷而出傭工巳在門外爲接考具且謝曰承諸君厚意使我遊庠諸童皆喪氣垂頭而返

河工奢侈之風

余嘗遇一文員老於河工者爲余談道光年間南河風氣之繁盛維時南河河道總督駐紮淸江浦道員及廳汛各官環峙而居物力豐厚每歲經費銀數百萬兩實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餘以供文武員弁之揮霍大

小衙門之酬應過客游士之餘潤凡飲食衣服車馬玩好之類莫不鬬奇競巧務極奢侈即以宴席言之一荳腐也而有二十餘種一猪肉也而有五十餘種荳腐須於數月前購集物料挑選工人統計價值非數百金不辦也嘗食豚脯衆客無不歎賞但覺其精美而已一客偶起如厠忽見數十死豚枕藉於地問其故則向所食之豚脯一碗即此數十豚之背肉也其法閉豚於室每人手執竹竿追而抶之豚叫號奔繞以至於死亟劃取其背肉一片萃數十豚僅供一席之宴蓋豚被抶將死

其全體菁華萃於背脊割而烹之甘脆無比而其餘肉則皆腥惡失味不堪復食盡委之溝渠矣答𩦻睹之不免太息筆夫熟視而笑曰何處來此窮措大眼光如豆我到纔數月手挟數千豕委之如螻蟻豈惜此區區者乎又有鵞掌者其法籠鐵於地而熾炭於下驅鵝踐之環奔數周而死其菁華萃於兩掌而全鵝可棄也每一席所需不下數十百鵝有駝峰者其法選壯健駱駝縛之於柱以沸湯灌其背立死其菁華萃於一峰而全駝可棄每一席所需不下三四駝有猴腦者豫選俊猴被

以繡衣鑿圓孔於方桌以猴首入桌中而拄之以木使不得出然後以刀剃其毛復剖其皮猴叫號聲甚哀亟以熱湯灌其頂以鐵椎破其頭骨諸客各以銀勺入猴首中探腦嚼之每客所啖不過一兩勺而已有魚羹者取河鯉最大且活者倒懸於樑而以瓮盛水於其下并敲碎魚首使其血滴入水中魚尚未死爲蒸氣所逼則擺首搖尾無一息停其血益從頭中滴出比魚死而血已盡在水中紅絲一縷連綿不斷然後再易一魚如法滴血約十數魚庖人乃撩血調羹進之而全魚皆無用

矣此不過略舉一二其他珍怪之品莫不稱是食品旣繁雖歷三晝夜之長而一席之宴不能畢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引去從未有終席者此僅舉宴席以爲例而其餘若衣服若車馬若玩好豪侈之風莫不稱是各廳署內自元旦至除夕無日不演劇自黎明至夜分雖觀劇無人而演者自若也每署幕友數十百人遊客或窮困無聊乞得上官一名片以投廳汛各署各署無不延請有爲賓主數年迄未識面者幕友終歲無事主人夏饋冰金冬饋炭金佳節饋節敬每逾旬月必

饋宴席幕友有為碁博摴蒱之戲者得赴帳房領費皆有常例每到防汛緊急時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日五日者則爭羨以為榮主人必有酬勞一二百金不等其久駐工次與在署執事之幕友沾潤尤肥非主人所親厚者不能得也新點翰林有攜朝貴一紙書謁河帥者河帥為之登高而呼萬金可立致舉人拔貢有攜京員一紙書謁庫道者千金可立致嗟乎國家歲糜巨帑以治河而餍者頻年河決更甚於今日竭生民之膏血以供貪官汙吏之驕奢淫佚天下安得不貧苦以佛氏因

果輪迴之說例之則向之踞肥鉄飽慾壑者安知其不爲豚爲猴爲駝爲鵝魚也余又見一京員論清江浦之盛衰今昔頗異嘗切齒扼腕謂漕運河工二者不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夫復漕運河工不過京員往來南北足以潤其橐囊而已而謂遂可治天下乎

縣令意外超遷之喜

武進趙厚子廉訪仁基以道光六年進士爲江西知縣時年且四十矣旋調知安徽涇縣權懷甯縣事道光十三年以捕獲桃源掘河奸民陳端

優詔褒勉賞戴花翎以直隸州升用明年補滁州直隸州

召見便殿

宣廟嘉之歸任滁州六安州甫越數月升平陽府知府又數月升江西南贛兵備道蓋去爲縣令時未一年也又數年遷湖北按察使未赴任而卒向使稍假之年方且駸駸大用存擢封疆而其所以騰躍天衢者則實因

捕獲陳端一事膺

特達之知也先是江蘇桃源縣有聚眾挖河之事大吏

遂以入奏奉

旨嚴檄各省擒捕久之不獲官吏稍稍懈弛矣陳端棄妻子變姓名去鬚毀形潛附漕艘爲句讀師以自給家於懷甯之某鄉一日有捕役過一茅舍聞有婦人𪾢呼陳先生者一老學究開門應之捕役正迫歲暮思得額外賞項以自贍因私忖此人殆即陳端邪欲乘其不虞以試之遂直前呼之曰陳端汝在此邪陳端出不意錯愕應之曰唯捕役乃擒之以歸逮入縣城已夜半矣趙廉訪方爲縣令署門已閉捕役呼而啟之見縣令先賀

有升遷之喜且請曰速賞我三百金俾我得以度歲則異日之事我概不問矣廉訪如數予之而置陳端於獄時道光十二年除夕也廉訪素爲大吏所賞識至是遂優列剡章超遷不次蓋時運旣至則宦途通達初非意料所及其事亦幷非人謀所得爲也

名醫治中消病

祥符孫雨農孝廉育均嘗爲余言昔汴人有得中消病者日食米一二斗腹日以彭亨面日以黃瘦而身日以饑憊人無能救藥者聞某縣有名醫往就之診脈開一

方僅砒霜四兩別無他物且戒之曰汝忍饑不食兩日然後食之食必盡否則不救眾無不駭且怪者又以其名醫也姑減半食之則嗷然大嘔吐出白蟲數十枚其長六七寸不等皆死矣於是腹稍小饑稍瘳而尚未霍然也復詣名醫請診醫嗤曰汝必食藥未盡也凡汝之一食即消者皆此蟲為之今僅殺其半耳余不能救矣問再食之可乎醫曰不可夫蟲既食人之食亦有知識吾之開砒霜四兩者乃酌量蟲數而投之蟲慣食人之食故於久饑之後一見即食彼已見前蟲之死肯再食

乎蟲既不食則砒毒汝自當之今汝食之則以砒而死不食則以蟲而死均之死也復何言病者不聽食之果死

猛藥不可輕嘗

益陽湯海秋侍御鵬雄於制舉文道光年間以少年捷科第登言路高才博學聲名藉甚一時勝流如曾文正公及王少鶴魏默深邵位西梅伯言諸君子皆與之交侍御氣甚豪何日閣章慶上遂由御史改部曹頗鬱鬱不樂然不見於面也乃研精著述所著浮邱子尤自憙

一日諸友集其舍或言大黃最爲猛藥不可輕嘗如某某等爲庸醫所誤皆服大黃死矣侍御曰是何害吾向者無疾常服之謂予不信請面試之命奚奴速購大黃數兩來諸友苦止之不可及旣購到諸友競起止之侍御已連取大黃六七錢吞之矣一友飆起奪之侍御復攫吞大黃一塊且罵奪之者遂皆反唇諸友不歡而散抵暮聞侍御泄瀉不止黎明諸友趨往問疾始知侍御已於中夜暴卒矣故曾文正公祭文有曰一呷之藥椓我天民惜哉侍御以戲服猛藥殺其身年僅四十有四

不然則所就固未可量也

祿命同而不同

節相恪靖侯左公有中表弟曰吳偉才與侯相同以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寅時生所居相距九里許兩家報喜者相遇於適中之地其八字則壬申辛亥丙午庚寅也少有奇童之目與侯相同道光壬辰侯相與兄景橋中書宗棫同舉於鄉而偉才改業屠豕侯相督閩浙時偉才嘗一至閩侯相勳業爛然殺賊以千萬計而偉才祿命中之殺刃僅用之於屠豕昔有與文潞公同命

者僅得同席而食者數十日以此此類也偉才好大言嘗曰太公隱於屠沽何獨余也同治八年已不在屠肆而親舊歲時用牲或召之輒欣然鼓刀而往云侯相在涇州軍次與王孝鳳家璧言之

讞獄引律同而不同

刑部律例凡調姦婦女未成致婦女羞忿自盡者厥罪應絞而有情實緩決之分其手足勾引者入情實語言調戲者入緩決此中區別蓋甚微矣近聞友人述兩案其事相似而其情實不相同有一人便旋於路偶爲婦

人所見其人對之而笑且以手自指其陽物婦人歸而自縊有司讞獄以其人既無語言調戲又非手足勾引擬人緩決刑部司員駁之云調戲雖無言語勾引甚於手足獄遂定論者咸以爲平允又一訓蒙師設帳委巷中偶至僻處便旋其對面有樓翼然一年少女子適俯窗下窺訓蒙師仰首見之莞然一笑女子即變色閉窗俄聞鄰家一女子忽雉經而死女子之翁方在館讀書倉皇返視其師不覺拍案呼曰噫今日誤矣童子歸告其父母父母疑其別有他故遂鳴之官官研訊得實以

爲調戲勾引均無實事亦擬入緩決刑部司員駁之云雖無實事其心可誅訓蒙師遂絞決焉越一年司員方與人爲葉子戲忽瞠目作退避狀曰冤鬼至矣已而復作楚音曰汝以刀筆殺人吾已訴於上帝不汝宥也言未終氣已絕矣蓋訓蒙師乃湖南人也余合二事觀之前之所斷不愧南山鐵案蓋其情實可誅則雖死而無怨也後之所斷不免深文周內罪不當死而死故其鬼得索命於既死之後觀於訓蒙師之拍案驚呼則豈惟笑出無心抑且有自悔之意其與調戲者有間矣大抵

讞獄雖依律例不外情理善折獄者斟酌於天理人情然後衡之以律例不容毫髮偏倚於其間故殺之而不能怨亦生之而不必感也噫難言之矣

六指人冤獄

嘉慶年間浙江某縣鄉人有娶妻者合巹之夕新郎自洞房出如厠至夜半家人皆已倦臥始聞新郎返入房中黎明家人方起見洞房已開詢知新郎早出門矣亦未知異也既而數日不歸家人始怪之相與跡至厠中積薪之下忽見一尸則新郎也大駭詰問新人云花燭

之夜新郎入房片時旋出入厠夜半始入房就寢天將
明詳問我金銀首飾其有若干藏於何所我一一告之
彼云性喜早起囑我且睡少頃則聞其已出今檢視首
飾皆無有矣家人問其狀貌若何荅云夜半燈影朦朧
未能諦視但見其右手六指蓋新郎方如厠時適有賊
藏厠中欲俟夜深行竊既見新郎恐其號而執之也遂
前搤其項殺之因假其衣以入洞房次早席卷而去是
時村中有一六指人素無行爲衆所不齒家人聞新人
之言以爲必此人矣遂鳴之官捕六指人加以刑訊遂

自誣服獄既具論如律新人以新郎既死復遭汙辱遂自縊新郎之母惟一子見子婦俱亡亦自縊越數年郡人有商於閩者遇一人於逆旅詢之同鄉也其人忽問曰吾鄉有一新郎被殺之案其賊已得否郡人曰獄早定矣賊且伏誅矣其人面有喜色方盥沐不覺自露其右手駢視之六指也郡人覺有異因窮詰之且告以有人抵死今雖告我何害賊具吐其實蓋賊與新郎相隔一村自殺新郎後遠適閩省既遇同鄉乃欲探一實音也郡人許以不洩於他人陰遣人報本地有司執賊一

訊卽伏闕省督撫爲之具奏移案至浙江核辦論賊如律於是知縣以失入抵罪自巡撫至知府皆照例議處云

戊午科場之案

咸豐八年順天鄉試主考爲大學士柏葰尚書朱鳳標左副都御史程庭桂甫入場監臨順天府尹梁同新提調順天府丞蔣達卽因細故意見不合達徑開龍門而出疏劾同新知貢舉侍郎景廉又具疏併劾二人二人皆被吏議降調以去而至公堂於某夕譁傳大頭鬼出

見都人士云貢院中大頭鬼不輕出見見則是科必鬧
大案榜既發有旗籍滿洲平齡中式在前十名中平齡
素嫺曲調曾在戲院登臺演戲蓋北方風俗凡善唱二
黃曲者雖巨家子弟每喜登臺自衒所長與終歲入班
演戲者稍有不同然京師議論譁然謂優伶亦得中高
魁矣御史孟傳金疏劾平齡硃墨不符請特覆試奉
硃諭派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查辦牽涉柏葰之妾及
其門丁靳祥於是考官及同考官之有牽涉者皆解任
聽候查辦是時載垣端華肅順方用事與柏葰不相能

欲藉此事興大獄以樹威前刑部尚書陳孚恩終養起
復候補年餘
上意不甚嚮用孚恩窘乃自昵於肅順得補兵部尚書
遇事每迎合其意孚恩素與程庭桂相善方言路未劾
之前孚恩馳往見庭桂曰外間喧傳此科中者條子甚
多有之乎條子者截紙爲條訂明詩文某處所用之字
以爲記驗凡與考官房官熟識者皆可呈遞或輾轉相
託而遞之房考官入場凡意所欲取者憑條索之百不
失一蓋自條子興而糊名易書之法幾窮矣庭桂聞孚

恩之言以爲無意及之乃答曰條子之風不始今日矣奚足爲怪今科若某某等皆因條子獲售者也某某等皆有條子而落第者也吾輩衡文取士文章之力仍居七八條子不過輔助一二耳孚恩問然則吾子亦接條子乎庭桂笑曰不下百餘條乃出而示之孚恩曰盡借我一觀袖之而去不數日孚恩奉

旨審問此案按條傳訊株連益多庭桂之次子秀嘗遞數條孚恩謂但到案問數語即無事庭桂召其長子炳俶謂之曰汝弟氣性不馴若令到案必且獲罪汝姑代

汝弟一行陳公與我至厚必無事也炳呆既到堂孚恩窮詰不已且命用刑遂一一吐實而孚恩之子亦有條子託庭桂之次子遞之孚恩知不能隱奏請迴避嚴議並請革伊子景彥職

詔卽革景彥員外郎孚恩交部議處毋庸迴避孚恩乃請載垣等設法開釋其子而擬炳呆以重辟並奏言此案情節甚多非革職逮問不能澈究奉

旨柏葰朱鳳標程庭桂皆革職下獄而孚恩於庭桂用刑訊焉柏葰之門丁靳祥聞案出卽逃逸至潼關爲陜

西巡撫曾望顏所拿獲解至刑部歸案審訊案未結先死獄中大抵平齡之中式靳祥實爲經營而柏葰不知也若僅失察之罪不過褫職而止肅順與載垣端華必欲坐柏葰大辟鍛鍊久之終無納賄實迹

上意亦以柏葰老成宿望欲待以不死肅順等力言取士大典關係至重亟宜執法以懲積習九年二月獄成

上

聞大旨以柏葰雖無納賄倩事而靳祥之求請柏葰撤換試卷其弊顯然靳祥末伏厥辜而死當創以靳祥罪

名加之柏葰等語於是

上召諸王大臣諭以不得已用刑之故柏葰及同考官浦安中式舉人平齡羅鴻繹及爲羅鴻繹行賄之主事李鶴齡程庭桂之長子炳采皆棄市程庭桂發往軍臺效力朱鳳標從寬革職未及一年旋復起用其餘各員獲咎褫革降調者數十人程炳采旣出獄將赴西市乃大哭曰吾爲陳孚恩所紿代弟到案以至於此陳孚恩諂媚權姦吾在冥間當觀其結局也聞者皆爲揮淚當咸豐之初年條子之風盛行大庭廣衆中不以爲諱馭

給者常制勝樸訥者常失利往往有考官夙所相識闈中不知而擯之及出闈而咎其不遇條子者又有無恥之徒加識三圈五圈於條上者倘獲中式則三圈者饋三百金五圈者饋五百金考官之尤無行者或歆羨之余不知此風始自何時然以余所見則世風之下至斯極矣識者早慮其激成大獄而不知柏相之適當其衝也然自戊午嚴辦考官之後遂無敢明目張膽顯以條子相授受者迄今三十餘年鄉會兩試規模尚稱肅穆則此舉誠不爲無功然肅順等之用意在快私憾而張

權勢不過假科場爲名故議者亦不以整頓科場之功歸之也

良吏平反冤獄

胡文忠公撫鄂時嘗明保東湖縣令張建基之治行洊擢府道至湖北布政使以貪黷者聞大府劾令告病歸田世頗訝胡公之濫保其後乃知胡公之保建基以其平反東湖冤獄而實則理是獄者建基之前任張君也先是東湖有民婦某氏者事姑素孝每晨起灑掃庭除洽中饋然後適姑寢問安以盥水一盆雞卵兩枚置案

上如是以爲常一日淸晨排闥入見姑牀下有男子履大駭亟低聲下氣爲掩門而出姑已覺之羞見其婦自縊而死鄉保以婦逼死其姑鳴於官婦恐揚其姑之惡不復置辯遽自誣服已按律定讞矣此張君前任事也及張君莅任過堂見此婦神氣靜雅舉止大方謂必非逼死其姑者疑其有冤再三研詰矢口不移因諭之曰汝若有冤我能爲汝直其事此時不言不得活矣婦答曰負此不孝大罪何面目復立人世願速就死令終疑之沈思累日縣有差役某甲者其妻素以兇悍著令忽

召某甲云有公事須赴某縣一行俾還家束裝速來領票頃之某甲到署令忽大怒曰汝在家逗遛誤我公事必爲汝妻所縻也卽發簽拘其妻鞭之五百血流浹背收入獄中與獲罪婦同繫某甲之妻終夜詛駡謂縣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婦聞其絮聒不休忽言曰天下何事不冤卽如我任此死罪尙且隱忍不言鞭背小事盍稍默乎縣令使人潛聽於戶外聞言來告令大喜明旦提婦與某甲之妻同至堂上詰以昨夕所聞之言婦不能隱令悉心鞫問盡得其情平反此獄而薄懲某甲之

妻慰而遣之通省驚爲神明及胡公撫鄂訪知東湖張令之事而其時張建基適令東湖胡公誤以爲平反此獄者也遂登之薦牘而前任之張令巳卒竟致湮沒不彰其籍貫名字至今巳不可攷矣惜哉

墨吏設誓受譴

咸豐年間有某刺史在遵化直隸州任自撰一聯懸之堂皇曰我如枉法腦塗地爾莫欺心頭有天然刺史贕貨枉法之事不止一端州人皆能道之既謝事歸田饒於貲財享林下之福者近十年家在河南某縣適值捻

寇擾鄉里刺史率其兒孫登一山頂避寇失足顛隕觸於巨石而死頭破腦裂焉又有某大令宰江南之青浦欲加漕費每石錢數百縣民不聽縣令謂所加公費出於不得已非以肥私橐也乃率胥吏等二十人自誓於城隍神前曰辦漕加費涓滴歸公有沾染一錢者官不能保首領以沒胥吏等皆立受顯罰相傳青浦城隍神乃築隄禦水以死勤事之周太僕也太僕生爲循吏歿爲明神廉惠最著威靈顯赫縣民素所敬信又聞大令誓語迫切乃各輸費如數官吏以是大獲贏餘未一歲

胥吏二十人相繼夭亡大令生瘍於頭日益危篤一夕閽者見一人白面黑鬚酷似城隍廟神塑像手挽大令頭出門徐步而去閽者驚愕失措奔入詢問則哭聲已舉於內大令頸爛頭落而死矣人始知漕貲之多侵蝕云夫天網恢恢豈能求貪墨之吏而盡殛之然旣肆其貪復行其僞甚且以僞濟貪則鬼神有斷不能容之理彼假托誓語以欺人者方自喜得售其術而名利可兩全也然終至罰及其身而名利因之兩失嗚呼貪僞之吏亦可以知所警矣

早慧不壽

安慶諸生有孟昭遲者年甫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其詩文書法具臻完美尤善屬對嘗以鰲庚對其子名嗥一時曾文正公適駐安慶聞而召見之詢其家世知其祖亦諸生也文正口占四字使屬對曰孫承祖志昭遲應聲對曰孟受曾傳文正大加激賞謂此子必可有成乃自甲子至癸酉科四應鄉試皆不售癸酉出場後遽以疾卒古人謂早慧不壽於此益信殊足令憐才者惋惜也

太監安得海伏法

予前有太監安得海伏法書事一篇已選入庸盦文續編矣茲再輯其崖略補記於此先是丁文誠公聞安得海將過山東密屬德州知州趙新如見其有不法情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稟聞趙新能吏也閱事多計較利害亦頗熟及安得海過境欲勿稟則懼爲丁公所怒欲顯稟則恐不能去之反攖其禍因與幕客商用夾單密稟意謂丁公如不參奏則夾單非例行公事可比旣不存案安得海斷不知之若竟參奏則禍福丁公自當之與

地方官無涉也及丁公疏旣上

兩宮

皇太后召軍機內務府大臣議之皆力請就地正法

留中兩日未下醇親王復諍之同治八年七月某日奉

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據德州知州

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坐太平船二隻聲勢烜赫自稱

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旁有龍鳳旗幟攜帶男女多人并

有女樂品竹調絲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該太

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訪拏間船已揚帆

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甯各府州縣蹤追捕等語覽奏曷勝詫異該太監私自擅出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著山東江蘇直隸各督撫迅派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拏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儻有疎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隨從人等有迹近匪類者並著嚴拏分別懲辦欽此安得海既在濟南伏法籍其輜重有駿馬三十餘匹最良者日行六百里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箇極大珠五

類眞珠鼻煙壺一枚翡翠朝珠一掛碧霞朝珠一掛碧霞犀數十塊最重者至七兩其餘珍寶甚夥陸續解歸內務府歷城縣令爲安得海購地葬之營一小墳越數年歷城鄉人有病者忽爲鬼所憑聆其口音京腔也衆怪病者素不習京腔環集問之鬼自言安姓南皮人在

北京

內廷供職多年有要差赴廣東留滯於此寓屋數間久不修理天雨下漏令人難住煩諸君爲我稍加補葺衆問到此後曾回京否答曰吾曾回京兩次宮中景象不

異襄時守宮之金甲神因昔時習見吾面不吾禦也惟黃河難渡往反不易故僅行兩次耳眾往視其墳果有兩洞爲拾泥土補之明日鬼復來坍病者謝曰煩諸君厚意爲我葺屋可勿漏矣拱手而別

曾文正公輓聯

曾文正公以同治壬申二月四日甍於兩江總督署內其世子劼剛通侯（紀澤）以五月中旬奉喪南旋余送之江干而別其在金陵百日之內遠近弔者絡繹前來殆無虛日余爲襄理喪事以各省鉅公名流輓聯佳者美

不勝收厥後同幕有彙刻爲榮哀錄者又覺瑕瑜同登甄取稍濫茲憶其周密無疵爲當時所推誦者錄之左方恪靖伯左公輓聯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左公始爲文正所薦舉中間以事相齟齬不通函問者巳九年矣如此措詞旣合分際亦頗善於斡旋孫琴西太僕文正門下士也時爲江甯鹽巡道其輓聯云人間論勳業但謂如周召虎唐郭子儀豈知志在禹皋別有獨居深念事天下大文章殆不愧韓退之歐陽永叔卻恨老來混

軾更無便坐雅談時見者以爲澹雅無俗氣李眉生廉訪鴻裔輓聯云位冠百僚而勞謙自牧威加四海而盛德若虛不震不騰隱几獨居勳業外年垂大耋而神觀弗衰病至彌留而鞅掌靡息如臨如履易簀猶在戰兢中郭筠仙中丞輓聯云論交誼在師友之間兼親與長論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與言朝野同悲惟我最其始出以奪情爲疑實贊其行其練兵以水師爲著實發其議艱難未與負公多謝麟伯編修維藩輓聯云吾楚多武功新寗偉節羅山邃學益陽雄略湘陰衡陽皆卓举

勳名相度愜然衆賢匯國朝六文正睢州巨儒諸城名相大興賢傅欽縣濱州並承平宰輔公時獨較昔人難

李次青廉訪元度輓聯云是衡嶽洞庭間氣所鍾爲將爲相爲侯自吾鄉將安陽後歷三唐兩宋迄元明二千年僅見與希文君實易名同典立功立言立德計昭代湯睢州外較諸城大興賢而杜一个臣獨隆卹于範太守德模時將赴夔州之任送輓聯云公今與皋夔伊傅同遊翳古元勳齊頫首我正泝江漢沱潛而上每經道壓楓傷心以上諸聯均能掃去陳言別具機杼今坊本

所刻榮哀錄不分優劣采輯太濫故余重甄敘之然余所選諸聯亦有榮哀錄所未登者

曾文正公勸人讀七部書

昔曾文正公嘗教後學云人自六經以外有不可不熟讀者凡七部書曰史記漢書莊子說文文選通鑑韓文也余嘗思之史記漢書史學之權輿也莊子諸子之英華也說文小學之津梁也文選辭章之淵藪也史漢時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鑑廣之文選駢偶較多恐眞氣或漸瀉故以韓文振之曾公之意蓋注於文章

者爲重此七部書即以文章而論皆古今之絕作也人誠能於六經而外熟此七部書或再由此而擴充之爲文人可爲通儒可爲名臣亦可也

聖武記敘川楚教匪謀篇尚未盡善

邵陽魏默深先生源著作等身所著聖武記海國圖志尤風行海內然海國圖志采輯雖博未經剪裁尚不及聖武記鎔化之精蓋記事諸篇各有章法似皆已烹鍊而出之惟所記川楚教匪事不免煩碎嘗聞曾文正公論及之文正之言曰凡記事之文須先定章法然後落

筆史記樊酈滕灌諸傳另是一種體裁蓋諸人所經戰事不盡關係大局若必逐事而記之則太繁瑣故必立一簡法以綜貫之諸傳文雖不長而所包舉者實廣魏君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病在逐事登記而無去取無提掇消納虛實布置之法以致頭緒不甚明顯線索不甚清晰試思教匪所竄之地忽川忽楚所糾之人忽多忽少其能綜舉之而無挂漏乎知此則必有謀篇之訣矣文正之說如此錄之以誌記事文之法

盾鼻隨聞錄當燬

眉鼻隨聞錄者蘇州人汪堃所著也堃於咸豐初年任四川永寧道員以性情乖僻不孚輿望屢奉彈章始爲學使何子貞太史紹基所糾恨之次骨繼以地方公事忤黃制軍宗漢被劾罷官堃於是刊布此事之始末及督院批劄道署稟牘詆諆制軍制軍固非大吏中之賢者然天下閱堃書者皆謂此事制軍未必非而堃未必是也堃又借記粵匪之事箸眉鼻隨聞錄而附益以子虛烏有憑空編造之辭其命意專爲道州何氏而發兼以謗一二平生所憾之大吏如吳文節公文鎔賢督撫

也而埜亦毁之何氏自文安公凌漢以下並逮其家婦孺無不痛詆醜詆至令人不忍觀所以報太史糾參之怨也何根雲制軍桂清督兩江時曾飭禁其書毁其板然余見書賈仍刻售之改其書名曰鈔報隨聞錄余恐其流傳於世疑誤後學混殽黑白不能不誌其崖略以著其當燬余弟季懷屬纊時口中喃喃謂將往審汪埜一案俄而遂卒意者吾弟素性正直生平最惡人之挾私誣謗故陰間倘需其勾當此事歟

庸閒齋筆記褒貶未允

庸閒齋筆記數卷海寧陳子莊大令所著也大令名其元爲金華教官二十年以卓異薦爲知縣歷任江蘇大缺復調上海數年告歸陳氏爲浙江第一舊族故大令於
先朝掌故家世淵源述之較詳又頗能留心時務閱歷旣深凡所纂論均愜人意惟每於左文襄公事頗覺推崇過當又其閒所論文襄與曾文正公齟齬一條則更持議偏頗襃貶失當余固疑大令當嘗受文襄私恩者也後又閱之果言文襄於去浙時保薦浙士三人丁丙

陳政鑰與大令也然文正實嘗訪得大令而薦之文襄
者何以大令又不知感竊謂文正之宏獎素廣廣則受
之者不以爲奇文襄之薦劾素隘隘則得之者益以自
憙即大令於涉筆之時亦時存一沾沾之意曰我左公
所薦也且文襄意氣之矜忮素著於時彼意以爲偶一
紀述毋甯抑曾而揚左抑曾則斷無後患抑左則或招
尤悔此又因畏之之心轉而爲譽亦人情所時有也嗚
呼世風之偷薄久矣余常怪世之議者於曾左隙末之
事往往右左而左曾此其故亦有兩端一則謂左公爲

曾公所薦乃致中道乖違疑曾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而於其事之本末則不一攷焉一則謂左公不感私恩事尙公義疑其卓卓能自樹立而羣相推重焉斯皆無識者流也夫公義所在不顧私恩可也若旣受其薦拔之恩復挾爭勝之意以求掩之又得羣無識者助之以取勝而名實兩全則人何憚而不背恩哉余恐後之在上位者以文正爲鑒而不敢薦賢也此亦世道之憂也

微員食祿有定數

李筱泉制軍巡撫湖南時有一捐班選得某郡通判者

來謁上官制軍循例出題考試通判一到花廳即掩卷高臥制軍召首府使往問之通判對曰吾儕若能考試早以科第得官矣今因不解文字故以捐例得之何考之有制軍謂此等劣員亟應參革遂於發月摺時具一片參之及批摺已回不見此片旋於書案抽屜內得之蓋拜摺時忘封入也制軍欲復上時馬端敏公巡撫浙江與通判有舊適馳書爲之說項制軍謂其命運尚佳遂飭令到任食祿八年及王夔石侍郎文韶巡撫湖南復調通判考試以不完卷劾罷之蓋通判之不才當以

考試被斥而尙有八年之祿故始不能劾而終竟被劾云

死生有命

余弟季懷以戊寅夏初入蜀赴丁稚璜宮保之約由滬趁輪船至宜昌四月十一日由宜昌買舟西上正值水勢未旺號爲行船最穩之時十五日行至巴東以下三十里之巴斗灘聞其險也乃登陸傍舟而行未數十步舟忽爲下水船所撞立卽沈溺僅將衣物撈起隨與下水船理論撞船之事忽聞空中雷聲隆隆水勢洶惡異

常烈風暴雨隨之而至敗舟壞屋𢿘江而下望之神怖詢知上游五里之牛口灘蛟水陡發是日舟過巴斗灘者無不覆溺惟季懷以坐船被撞之故始而撈物繼而理論停住江邊幸免奇厄蓋使舟不被撞則必過灘而遇蛟水使不先舍舟登陸則人與被撞之舟俱溺此皆偶然之事間不容髮而冥冥中若或有使之者噫異矣因憶季懷幼時常居小書房中房牆外乃荒場也驛舍中常以清晨牧馬牆外一日黎明牆忽轟然崩塌蓋爲馬所踶觸也季懷適以首抵牆而寢忽於夢中蹶然而

起躍至牀外醒而回顧忽見殘月俯視其牀已被壞牆壓破矣家人驚問其故自云夢與人鬬其人執梃將擊之一人在後大呼曰汝被擊必死胡不速走乃始怳然盡氣而奔而不知自夢中躍起也書此以誌死生有命有非人力所及謀者矣

戒鴉片煙良法

自鴉片煙盛行中國而染其癮者如饑者之不能去食渴者之不能去飲甚有飲食可減而煙癮必不可缺者每見癮到之人涕泗交頤寢饋難適故吸煙者爲癮所

羣緥皆沈迷不返以終其身近世有爲戒煙丸者其方藥品不一然能絕去眞癮者十無一二或謂丸中須置煙膏故吞丸而癮不發卻丸而癮復來其說似非無因余嘗閱蜀人傅麗生刖駕誠論戒煙之法凡爲人戒煙必先審其歲月之淺深精氣之强弱飲食之多寡然後依方以定藥品之加減必與其人同室卧起順其氣候而調攝之察其宜忌而去留之逾一月則癮可絕矣通計一生拯拔者不下數十百人此其用心甚仁用力甚勞然恐不能徧及也伯兄撫屏論戒煙之法尤爲簡便

凡人煙癮至重者不過數兩而止初戒之時每日減去五釐兩旬則減去一兩矣四旬則減去二兩矣繼則每日減去一釐一月則減去三錢矣最後每日減去五毫兩旬則減去一錢矣中等之癮閱三月而可以盡去其癮多於此者則閱時稍久焉癮少於此者則閱時亦稍短焉惟矢志欲誠校秤欲準用力欲果自始戒以至絕癮毫無所苦不必用藥也不問其人之老弱羸壯也如法行之無有不效其後亦竟無他疾此可謂最便最捷之法矣惜乎知之者尚尠而行之者猶未專壹也安得

有心世道之君子家喻戶曉以行其博施濟眾之術也乎

又庚寅十一月二十九日滬報載有人每日吸煙須五六錢獲癮五載矣一日見救生煙方祗用鹽湯一味忽悟鹽之爲用利於潤腸兼有淸火解毒之功鹽與煙如水火格格不相入故吸煙者多喜甜而惡鹽自得此方晨起飲鹽湯一碗每欲吸煙又飲一碗甫逾二日便覺吸煙少味六錢之癮減至三錢又數日減去日間一次止留晚間一次僅吸一錢亦覺無味又數日竟絕癮矣

筆記卷二十

右旋白螺

右旋白螺乾隆年間西藏班禪額爾德尼所進也凡螺皆左旋而此螺紋獨右旋謂為定風之寶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之變福文襄王以陝甘總督奉命為將軍赴臺灣征勦特頒給右旋白螺攜以渡臺風穩濤平迅速抵岸遂由鹿仔港前進擒滅爽文全股事既平文襄內渡亦極穩順調為閩浙總督已將白螺恭摺繳進五十三年十一月巳卯

高廟以閩省總督將軍巡撫提督等每年輪往臺灣巡

查一次均須涉歷重洋特再將右旋白螺發交總督俾於署內潔淨處敬謹供奉每年大臣赴臺灣時無論何員即令帶往渡海俾資護佑差竣內渡仍繳回督署並諭云巡查大臣亦不必因有白螺冒險輕涉總視風色順利時再行放洋以期平穩旋

賜號大利益吉祥右旋螺厥後又不知何年繳進嘉慶

十一年

特授將軍賽沖阿為欽差大臣馳赴福建勦海寇蔡牽頒發此螺以資護佑既而賽公不果赴閩螺亦未出而

册封琉球使臣亦間有獲祇領攜用者大抵事竣必恭繳回京供奉焉

孤竹古松 附

古孤竹城在永平府大灤河西岸山上有夷齊廟廟前有清風臺下望灤水晶瑩如鏡深一二尺中有一泉可七八尺相傳此卽海眼其深無底流沙不能淤澱寺中古松一株久已枯死後乃自根下復生新芽將枯樹包裹在內外長新皮厚尺許樹大四五圍或謂此樹壽已一千餘歲云

古塚現寶（附）

蜀漢後主降晉封安樂公歿而葬焉墓在今山東樂陵城南之五里村村方圓一畝近有耕氓拾得銅槍頭長二尺許寬約二寸半鋼刀頭長三尺餘寬約五寸又有杯盂等物皆古磁極華美夏時存肉不臭入都售之因得小康又有惠王塚在樂陵城南四十餘里相傳塚內有金人男女十二騾馬雞犬及一切器皿皆係黃金有人得金鴿一隻售之亦小康每年立冬後五更報曉又有夜明珠深宵出現行路疑爲皓月落地趨至其處渾

黑無所見遠觀之仍如明月焉

庸盦筆記卷之三終

上虞鍾達卿刻字